

Et si c'était vrai...

Marc Lévy



假如这是真的

[法] 马克·莱维 著 杨光正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法] 马克·莱维 著
杨光正 译

假如这是真的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假如这是真的 / (法)马克·莱维(Lévy, M.)著; 杨光正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327-5384-0

I. ①假… II. ①莱… 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
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27192号

Marc Lévy

Et si c'était vrai...

Et si c'était vrai...©2000 Editions Robert Laffont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00-445号

假如这是真的

[法]马克·莱维 / 著 杨光正 / 译

特约策划 / 袁筱一 责任编辑 / 黄雅琴 装帧设计 / 韩捷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375 插页 2 字数 100,000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册

ISBN 978-7-5327-5384-0/I·3125

定价: 22.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7602918

序

马克·莱维的存在证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在思辨与晦涩之外，法国也有符合“浪漫”这一指称的作家。浪漫到只讲述一个爱情故事，一见钟情之后可以放下所有准则和界限的那一类古典爱情故事，而与简单的浪漫相配的，是跌宕的情节，推动情节发展的对话（同样很古典）和若干属于现代想象域的因素：穿越或者阴阳两界，偶尔也会有诸如柏林墙以及二次世界大战的社会政治因素。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宁可相信，文学的作用原本可以很简单，就是给人以极为简单的愉悦，像好莱坞大片那样。让我们在已经变得极度疯狂的生活节奏之外，能够会心地笑一笑，或者痛快地流流眼泪，为一个自己也不相信能够存在的，似乎已经远古到属于史前社会的故事。这类故事是没有负担的，因为它不会戳到我们的痛处，不会把我们逼到手足无措的境地。但是它带给我们类似“乡愁”的东西，让我们隐隐约约地觉得，放下了只有人类才有的思辨——我们谓之为人文根本的东西——简单的世界也可以很幸福。文字（不完全是文学）有什么理由、又有什么权力让世界变得复杂起来呢？并且，复杂起来的我们并没有能力解决各种早就困扰我们的问题，我们并没有拥有让自己生活得更好的能力。

马克·莱维是法国图书畅销榜上的常客。从《假如这是真的》开始，不过经历了十来年小说创作的马克·莱维论起印数，可能真的不亚于

“纯文学”领域的大师们。关键是，《假如这是真的》还没有出版就已经被大名鼎鼎的斯皮尔伯格买下。2005年，被斯皮尔伯格搬上银幕，更名为《宛如天堂》的这部片子也和《假如这是真的》一样业绩不俗。这倒是没有什么出乎意料的地方，因为马克·莱维的作品原本就很适合好莱坞。

马克·莱维也的确可能精通市场，知道读者是“上帝”的道理：在成为作家之前，他创立过两个公司，想必也经历过商战之类勾心斗角的故事。或许是渴望更为美好的关系——哪怕不得实现吧——抑或是受到了编剧兼导演的姐姐的鼓励，于是操刀写起了爱情故事，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的每一部作品不仅是法国图书排行榜之首，而且被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其命运仍然和好莱坞大片一般。

因而这四十多种语言中没有理由不包括中文。中国人对法国文化一向有莫名的亲近，而况这一回看到的马克·莱维又让中国人想象之中的“法式浪漫”有了名副其实的着落。最浪漫的，最纯粹的爱情不就是像《假如这是真的》中的阿瑟那样，爱的只是一颗灵魂吗？难道，我们从来没有暗自期许过，所谓的缘分，就是遇到了世界唯一的，能够见到你灵魂的，与你灵魂进行交流的人？难道，我们从来没有暗自期许过，我们的爱情能够像《七日永恒》里那样，让善恶两元之间的分界在瞬间化为乌有？或者像《下一次》里那样，穿越了时间和空间，让我们相信，那个令我怦然心动的男子/女子只能用“前世约定”这几个字来解释？

我想起自己在年轻时候读过的席慕蓉的诗句：

如何让你遇见我
在我最美丽的时刻 为这
我已在佛前 求了五百年
求他让我们结一段尘缘

当然，爱情是广义的，也包括少年时代的情谊，或是感人至深的父爱，就像《自由的孩子》和《那些我们没谈过的事》。为了结一段兄弟之情或父女之缘，我们也在佛（或者是上帝）前求了不下五百年的时间。人世间，我们总是有那么多的误会，但好在有爱，马克·莱维说，各种形式之下的爱情，这是我们在这个并不美好的世界里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也许，为了几千年的文明历程，是人类在佛前求了五亿年吧。

马克·莱维的最大好处就在这里：他不是研究的最好对象，却是阅读的最好选择之一。西方国家能够保证阅读的有利条件是在上班或是商务旅行的那段寂寞而黯淡的时光，因而有所谓的“车站小说”。在两三个小时的时间里读完一个故事，给自己一点勇气，好投入没有一丝乐趣的朝九晚五。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莱维不失为一个好的陪伴，地铁上，或是高速火车上。如果没有读完，他也会让人产生在归途中继续的欲望，因为他的文字亲切，因为他为读者安排了一个又一个不需要借助 iPad 也能够感受到的高潮场面（毕竟斯皮尔伯格不会买下他所有作品的改编权），因为他的笔下没有仇恨，只有爱。我很乐于想见这样的场景：在上班的途中，读到上帝和撒旦派出各自的使者 PK；而在下班的途中，得到了上帝和撒旦握手言和的好消息。虽然早晚的差别如同北约轰炸伊拉克一样荒诞，但毕竟比北约轰炸伊拉克有趣得多，也感人得多。

而况马克·莱维很合潮流。在他的作品里，我们也能够读到“穿越”，读到所有高科技的产物。潮流与对“古典时代爱情”的“乡愁”的完美结合让我们相信，马克·莱维应该也会讨中国读者的喜欢，一种毫无负担的喜欢。在这个网络时代，千真万确，距离不再是问题，无论是空间的，还是时间的，而马克·莱维的故事，无论是发生在旧金山，还是俄罗斯，我们一定都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袁筱一

2011年6月

1996年夏

.....

浅色床头柜上的小闹钟刚刚响过。五点半了。整个房间沐浴在金色的阳光里，只有旧金山的黎明才会这般灿烂。

全家人都还睡着，大地毯上趴着小狗嘉莉，劳伦钻在大床中间的羽绒被窝里。

劳伦的套间里散发着温馨的气息，令人心醉。这个套间坐落在一幢维多利亚式楼房的顶层，朝着格林大街，里面有美国式的厨房兼客厅，一间起居室，一个大卧房，还有带窗户的宽敞浴室。地上铺的是金黄色的宽条地板，浴室的地板涂成白色，相间着漆成黑色的方块。从联合大街画廊淘来的古画点缀着白色的墙壁，天花板四周的顶角线，用细木精心雕刻而成，它出自世纪初一位巧匠之手，劳伦又用淡红褐色把它衬托得更加鲜明。

几块黄麻条子镶边的椰子纤维地毯，在客厅、餐室以及壁炉四周的边线上铺着。壁炉的对面，一张本色棉布的长沙发，让人不由得想

要深深地埋到里面去。三年来逐一添置的几盏漂亮台灯戴着打褶的灯罩，俯视着几件分开摆放的家具。

昨夜事情来得很突然。劳伦是旧金山纪念医院的住院实习医生。由于一场大火中的伤员晚点到达，她只好将平常二十四小时的值班时间延长。在她换班前十分钟，第一批救护车突然涌入急诊室外的两层门之间。在同组值班人员绝望的目光下，她毫不迟疑地投入抢救，迅速将首批伤员分派到各个不同的预备治疗室。她动作娴熟麻利，每位病人检查几分钟，挂上用颜色表示病情的标签，写出初步的诊断报告，开出先要检查的项目，然后领着担架车去合适的治疗室。从半夜十二点到十二点一刻，救护车上抬下十六位伤员，分类工作在十二点半就告结束。被召回应急的外科医生从十二点四十五分起便开始这漫漫长夜里的第一批手术了。

劳伦在接连的两次手术中给费斯坦大夫当助手，直到他正式命令她回家后才离开。大夫提醒她说，过度疲劳会引起感觉迟钝，这对病人来说是很危险的。

深夜，她驾着自己的凯旋牌汽车离开医院的停车场，经过那些空荡荡的街道，飞快地开回家。“我太累了，我开得太快了，”她一刻不停地重复这些话，不让自己睡着。不过只要想到随时可能重返急诊部，从家里赶回抢救室这个念头就足以让她保持清醒的状态了。

她启动车库的遥控大门，把这辆旧车停到车库里，然后穿过里面的通道，三步并作两步地爬上楼梯，如释重负地回到家中。

壁炉上座钟的时针指着两点半。劳伦站在她那间大起居室的中央，把衣服脱到地板上，一丝不挂地走到吧台后面，给自己泡了杯药茶。那些装点着搁板的短颈大口瓶里装着各种各样的香精，好像白天

的每一刻都有她泡制的芳香。她把茶杯放在床头柜上，蜷缩到鸭绒被里，即刻就睡着了。过去的这一天实在是太长了，而即将来临的另一天又得要起个大早。她想利用两天的休假，可这回假期刚好与周末重叠在一起。她已经接受邀请，去卡麦尔的朋友家。虽然累积起来的疲劳使她完全有理由睡个懒觉，但她还是早早被闹醒了。劳伦喜爱远处道路上黎明的景色，那条道沿着太平洋海岸，把旧金山和蒙特瑞海湾连接在一起。她迷迷糊糊地摸索闹钟上的止闹杆。她用两只握成拳头的手揉揉眼睛，一睁眼就看见睡在地毯上的嘉莉。

“别这样瞧着我，我已不再是这个星球的人了。”

一听到她说话的声音，母狗急忙绕着床转了一圈，然后把头放在女主人的肚子上。“我要离开你两天，乖乖。妈妈大概十一点钟来找你。走开，让我起来，还要给你弄吃的。”

劳伦舒展两腿，伸着懒腰打了个长长的呵欠，然后并起双脚跳下床。

她搔着头发，来到厨房吧台的后面，打开冰箱，又打了个呵欠，取出黄油、果酱、面包片、狗罐头，一包启过封的帕尔姆火腿，一块荷兰古达奶酪，一个咖啡杯，两小盒牛奶，一盒糖煮苹果糊，两罐无糖酸奶，一些麦片，半个柚子；另外半个留在冰箱底层的搁板上。嘉莉望着她，好几次摇摇头。劳伦两眼瞪着它，喊道：

“我饿！”

像往常一样，她开始在一只笨重的陶制大饭盆里为她的母狗准备早餐。

然后她准备好自己的早点，坐到写字台边上。从那儿她稍稍转头就可以欣赏到索萨利托和它的那些挂在山丘上的房屋；金门大桥像是

一个连字符横在海湾的两岸之间，还有蒂伯龙渔港。在她的视线下方，阶梯状的屋顶一直延伸到海滨。她将窗户大开，整座城市寂静无声。只有那些即将开往中国的大货轮上的雾笛，混合着海鸥的鸣叫，给这慵懒的清晨注入一点节奏。她又伸伸懒腰，然后津津有味地吃起这顿丰盛的早餐。昨天夜里她没有时间吃晚饭。有三回她正准备啃个三明治，但每次都碰上她的呼机“比比”作响，唤她去看急诊。当别人遇见她，问她在干什么时，她总是一成不变地回答：“忙呗。”她狼吞虎咽地吃掉这顿丰盛早餐大部分的东西后，把托盘放进洗碗池，然后走进浴室。

她将手指放在木制百叶窗上滑动，把它们弄斜，接着脱掉白色棉衬衫，丢在脚底，然后走到淋浴喷头下。强烈而又温热的水柱终于让她清醒了，她用一块浴巾裹住腰，露着大腿和乳房，走出浴室。

她走到镜子前面，朝它噘个嘴，决定化个淡妆。她套上牛仔裤和翻领套衫，又脱下牛仔裤换短裙，然后又脱掉短裙换上牛仔裤。她从小衣柜里取出一个帆布长袋，把几件衣物和梳妆用品匣丢到里面，觉得周末的准备已经完全就绪。她转过身瞧见屋内一片狼藉，衣服丢在地上，毛巾到处都是，碗盘浸在水里，被褥乱糟糟的，于是，她做出一副非常果断的样子，向所有这些东西高声喊道：

“别作声，别发牢骚，我明天早点回来，为下星期好好整理一下！”

接着她拿过笔和纸，写了封短信，然后用一块青蛙模样的大磁铁将纸压在冰箱的门上，信的内容如下：

妈妈，

谢谢你来照顾小狗，但千万什么都别整理，我回来会做的。

星期天五点左右我直接去你那里接嘉莉。我爱你，你最喜爱的大夫。

她套上大衣，温柔地摸摸母狗的脑袋，在它的前额上亲吻了一下，然后砰地一声关上房门。

她从主楼梯下去，又从屋子外面绕到车库里，随后几乎是两脚并拢地跳上她的那部旧敞篷车。

“走了，我走了，”她重复地说，“我简直都不能相信，这真是个奇迹，剩下的只是你要好好启动了。你若是要寻开心，哪怕空响一次，我就用糖浆把你的发动机灌饱，然后把你扔到废铁堆里去，用新的电动车来代替你，那车没有启动器，早上天冷时也不会发脾气，我想你都听明白了吧？启动！”

还真得相信女主人这番严肃的话给这辆英国老爷车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钥匙一转，它的引擎就发动起来。美丽的一天开始了。

2

为了不吵醒邻居，劳伦慢慢地开车。格林大街是一条漂亮的街道，两旁都是树木和房屋。这儿的人们彼此认识，就像在乡村里一样。她过了六个路口，在到达横穿城市的两条主干线之一的范奈斯大道之前，把车速打到最高档。淡淡的晨光随着时间染上了色彩，渐渐唤醒城市那迷人的景色。在这些空旷的街道上，汽车飞速奔驰。劳伦品尝着这令人心醉神迷的时刻。旧金山的斜坡尤其会让人产生这种眼花缭

乱的感觉。

在苏特街她拐了个急弯。转向系统里发出噪音和叮当的撞击声。眼前的一个陡坡通向联合广场，现在是六点半。车上录音机里播放着一盘声嘶力竭的喧闹音乐，劳伦很久没这么高兴了。她很开心。紧张，焦虑，医院，责任，所有这些都一扫而光。一个完全属于她的周末开始了，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联合广场一片寂静。几小时后，两边的人行道就会挤满游客，还有去那些散布在广场四周的大商店买东西的 시민。有轨缆车会一辆接着一辆驶过，玻璃橱窗会被照得闪闪发亮，汽车会在公园下面的中央停车场入口排起长龙，公园里一拨拨唱歌奏乐的人会用几句乐曲和重复的老调来赚些零钱。

在清晨最早的这一刻，这里暂且还是静悄悄的。商店门面的灯熄灭了，几个流浪汉还睡在长凳上。停车场的门卫在岗亭里打着盹。随着排档有节奏的切换，凯旋车飞速向前，像是吞噬着扑面而来的马路。前面一路绿灯，劳伦把车速换到二档，以便更顺利地拐进波尔克街，这是连接广场的四条街道之一。劳伦晕乎乎的，一条薄绸方巾当做束发带裹在头上。她在麦锡大厦巨大的门前开始转弯。拐弯的弧线是无懈可击的，轮胎发出轻微的吱吱磨擦声。一记奇怪的声音，紧接着的是叮叮当当的撞击声，一切都很快，撞击声混淆起来，掺和在一起，互相争吵不休。

突然喀嗒一声响！时间凝固了。转向系统失去了对车轮的控制，联系彻底中断了。车子横着溜过去，在依旧潮湿的马路上滑动。劳伦皱紧面孔，双手紧紧握住变得驯服的方向盘，一个劲地空转，方向盘失灵了。凯旋车继续滑动，时间好像变得疏松可塑，犹如在一个长长的呵欠里，一下子被拉长了。劳伦感到头晕目眩，实际上这是周围的

东西在以惊人的速度绕着她转。汽车就像一只陀螺，车轮猛地撞上了人行道，车子的前身直立起来，撞上消防龙头。引擎盖继续升向天空。最后，汽车翻转起来，将劳伦甩了出去——对这挑战重心定律的原地旋转来说，司机已经过于沉重了。劳伦的身体被抛到空中，又被摔到这家大商店的墙面上。一块巨大的玻璃橱窗炸裂了，碎片撒得到处都是。年轻女人在铺满玻璃碎渣的地上翻滚了几下，便不再动弹，长发散落在碎屑上。而那辆老凯旋车也结束了它的行程和生涯，车身的一半靠在人行道上，翻了个底朝天。只有一丝蒸汽从它的腹部漏出；它吁出了最后一口气，结束了它那英国老妇人般的最终的任性无常。

劳伦一动不动，安静地躺着。她容貌平静，呼吸缓慢规则，嘴巴微微张开，双眼紧闭，像是睡着一般。她的长发勾勒出她的脸，右手搭在肚子上。

停车场的门卫在岗亭里眨巴着眼睛，他全看到了。以后他肯定会说：这起车祸“就像电影里一样”，但刚才那一幕，“却是真的”。他站起身，跑到外面，又改变主意跑了回去，激动不安地拿起电话，拨了911。他喊了救护车，紧接着，急救工作马上就开始了。

旧金山医院的食堂是一个很大的房间，地上铺着白瓷砖，墙壁漆成黄色。许多用塑料板做的长方形餐桌沿着中心通道分散摆放着。这条道一直通往出售真空食品和饮料的售货机。菲利普·斯特恩医生手里握着一杯冷了的咖啡，躺在一张长桌上打瞌睡。在稍稍远的地方，他的搭档坐在一把椅子上前后摇晃着，目光呆滞。呼机在斯特恩的口袋里响了起来。他睁开一只眼睛，看看表，嘴里咕咕哝哝的，再过一刻钟他就要值完班了。“真见鬼！我真是不走运。弗兰克，给我接总台。”弗兰克摘下墙上挂在他头顶上方的电话，静听里面的声音

传递给他的消息，然后挂上电话，转过身朝向斯特恩，“起来，伙计，我们的差事，联合广场，编号3，看来挺严重的……”这两个被编在旧金山医疗急救中心的住院实习医生站了起来，朝急诊部的双层门走去，救护车等在那里，引擎已经发动，车灯闪闪发光。救护车的警报器短促地响了两声，表示02小组出发了。现在是六点四十五分。市场路空无一人，救护车飞也似的在清晨急驶。

“他妈的，今天还是个好天。”

“你为什么发牢骚？”

“因为我累死了，我要去睡觉，但现在我又得去干活。”

“左转弯，前面是单行道，禁止通行。”

弗兰克向左拐，救护车开上波尔克街，向联合广场驶去。“瞧，快冲，我看见它了。”一来到大广场，两位住院医生就看见老凯旋车的车架搭在消防龙头上。弗兰克关掉警报器。

“我说，他撞得还挺准的，”斯特恩从车上跳下来，边看边说道。两个警察已经到了现场，其中一人带着菲利普向破碎的玻璃橱窗走过去。

“他在哪儿？”住院医生问警察。

“在那儿，在您前面，是个女的，她也是个医生，急诊室的。您或许认识她。”

说话间斯特恩已跪在劳伦的身旁，他高声叫喊他的搭档跑过来。他拿起一把剪刀，剪开了牛仔裤和套衫，让身体裸露出来。在修长的左腿上有一处明显青紫色的变形，中间是一大块血肿，表明那是一处骨折。身体的其他部位没有明显的挫伤。

“给我准备心电图机的金属片和输液，她的脉搏很弱，没有血压，

呼吸 48 次，头部创伤，左股骨闭合性骨折并有内出血，你给我准备两个叉形接头。你认识她吗？她是不是和我们一起的？”

“我见过她，她是急诊部的住院实习医生，在费斯坦那里干。她是唯一能受得了他的人。”

菲利普对最后这句话没有作出反应。弗兰克把仪器的七块金属片放在年轻女人的胸脯上，用不同颜色的电线把每一个金属片和便携式心电图描记器连接起来。然后打开仪器。屏幕立刻亮了起来。

“图形显示怎么样？”菲利普问道。

“都很糟，她很危险。血压 80/60，脉搏 140，嘴唇青紫，我给你准备一根口径 7 的气管内插管，我们把它插进去。”

斯特恩医生移动了一下导管，把盐水瓶递给一个警察。

“好好抓牢，我要腾出两只手。”

他从警察那儿快步走到搭档身边，要他去给输液管里注入 5 毫克的肾上腺素，125 毫克的索吕梅多，并且立刻准备好心脏纤维颤动清除仪。这时，劳伦的体温突然开始下降，心电图机上的图形变得不规则了。在绿色屏幕的下方，一颗小小的红心开始不停地闪烁，随之而来的是短促又重复不断的比比声，预示着心脏的纤维颤动迫在眉睫。

“嗨，妞儿，你要挺住啊！她大概体内大出血，她的腹部怎么样？”

“软的，可能是大腿里出血。你准备好插管了吗？”

不到一分钟，插管就插入劳伦的气管里，导管的另一头连着呼吸器的套管。斯特恩询问有关的数据，弗兰克告诉他呼吸稳定，但血压已经掉到 5。他还没来得及把话说完，仪器就发出刺耳的嘶叫声，取代了刚才短促的比比声。

“完了，她的心脏开始纤维颤动了，你给我打 300 焦耳。”

菲利普把纤维颤动清除仪的两极把手互相擦了擦。

“好了，有电了，”弗兰克大声叫道。

“让开，我来给她电击！”

在电流脉冲的刺激下，躯体猛地一下弯曲，肚子向上拱起来，然后又落下去。

“不行，这没用。”

“调到 360 焦耳，我们重新来。”

“让开！”

躯体挺起来而后再落下去。“给我加 5 毫克肾上腺素，另外再充电 360 焦耳。闪开！”菲利普再电击了一次，躯体又惊跳一次。“纤维颤动没有停止！我们要失去她了。在输液管中注入一个单位的利多卡因，重新充电，让开！”躯体拱了起来。“你注入 500 毫克的敏，用 380 焦耳，马上再充一次电！”

劳伦又被电击了一次，她的心脏像是回应给它注入的强心药，重新有了稳定的节奏，但这只延续了一会儿：几秒钟后，刚刚停歇的嘶叫声又响得更加厉害……“心跳停止！”弗兰克惊叫道。

菲利普立即用一种非同寻常的拼劲开始心脏呼吸按摩。他一心想把她救活，他恳求道：“别犯傻了，今天天气好，不要走，别对我们这样。”然后他命令自己的搭档再一次给机器充电。弗兰克努力让他镇静下来：“菲利普，算了，那一点用也没有。”但是斯特恩不愿放弃，他大声叫喊要弗兰克给心脏纤维颤动消除器充电。他的搭档只好照办。他让别人闪开也不知是第几回了，劳伦的躯体又拱起来，但是心电图上还是平平的一条线。菲利普又开始按摩，他的额角上沁着汗珠。疲惫使这个年轻医生在自己的无能为力面前更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绝望。他的